

自我意识情绪的跨文化研究进展及展望

——对内疚、羞耻的探讨

杨玲, 李磊, 袁彦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自我意识情绪具有社会性,而文化对于自我意识情绪的重要性便是由其社会性决定的。作为典型的自我意识情绪如内疚、羞耻,其跨文化研究已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我们从跨文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两个维度分别进行阐述,从内疚、羞耻的产生、功能以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等领域说明其具有跨文化一致性,同时内疚、羞耻情绪也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存在文化差异。以上述分析为基础,为自我意识情绪在跨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自我意识情绪;跨文化;一致性;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G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2)03-0035-04

一、引言

20世纪末,随着对自我意识情绪研究的深入,如今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从文化视角研究自我意识情绪是绝对有必要的。人类学家认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对情绪的体验、表达和理解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根据Mesquita和Frijda的研究,Frijda提出情绪有七个成分构成:产生情绪的先行事件;事件提及的某一特征的编码为某种文化认可;评估事件对某人的影响;情绪生理反应模式与一组自发反应相联系(羞耻产生脸红和凝视远方);人选择下一准备动作来自可能的动作指令;情绪行为;选择处理情绪和动作的方式。事实上情绪各方面都受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化对情绪的社会影响即情绪的表达和压抑;同事又是表达不同情绪的重要标准;并影响情绪的社会凝聚功能。^[1]

一般认为,自我意识情绪是人根据一定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时所产生的的一种情绪体验。^[2]Eisenberg指出道德情绪(moral emotion)即为自我意识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s),这是因为个体对自我的理解和评价是这些情绪的主要成分,包括内疚(guilt)、羞耻(shame)等高层次的情绪。^[3]羞耻和内疚是

与负性评价(自我或他人)相联系的情感,这一负性评价是由于违背了正确和理想的标准和道德规则,因此被看做是自我意识情绪^[4]。

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一些相关研究,这使我们可以从不同文化背景中更好地理解自我意识情绪,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

二、自我意识情绪跨文化一致性

(一)自我意识情绪及其产生

自我意识情绪的出现要晚于基本情绪,自我意识情绪不同于基本情绪的是它们需要自我意识和稳定的自我表达。尽管有些情绪如恐惧经常也含有自我评价成分,但那不是必须的,因此自我意识情绪依赖自我意识的发展。^[5]lewis等人研究发现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是在18-24个月之间,直到三岁末期才会发展复杂的自我意识情绪如内疚、羞耻和自豪。^[6]Schore认为当自我意识能力出现时,儿童才会将外部评价转换成稳定的内部评价,这是自我意识情绪的基础^[7]。

羞耻和内疚都是个体道德发展的重要内部机制, Timothy J.Owens&Suzann Goodne将羞耻定义为:一种源于反映个体某种思想或行为的感受:当他们做了一些错误的、粗心的或遗憾的行为或想法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自己本质上是

收稿日期:2012-02-25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厅项目(0901-09)

第一作者简介:杨玲(1962-),女,湖南长沙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人格与心理健康。E-mail:tuobaye8610@163.com

坏人或是不值得尊重的。^[8]

针对羞耻感的产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Schorer研究表明羞耻出现在幼儿的第二年初期,它起源于儿童和成人的社会情感互动。^[7]羞耻通常出现在成人为禁止儿童的行为做出消极反应的情境中,当成人对幼儿的行为不满时,幼儿此时会避免注视成人,这便是羞耻的早期形式。Mascolo M.F研究发现作为复杂的自我意识情绪,羞耻不仅需要自我意识的能力,而且还必须拥有使用社会道德标准的能力,要评价他人对自己的看法。Schorer提出的幼儿第二年出现的羞耻体验更应该被看做是羞耻产生的第一步,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羞耻。羞耻在18-24个月得到进一步发展,到36个月时,社会道德的价值标准已经内化,儿童可以稳定地评价他人眼中的自我,这时,当个体违反社会规则时,儿童便有内化的羞耻体验。^[9]

Hoffman从道德内化和人际交往的角度提出了内疚理论。他认为,内疚是以移情为基础的,是个体由于危害了他人或违反了道德准则而产生的良心上的反省,对行为负有责任的一种负性体验。^[10]内疚是由于个体做错了事或自己的行为伤害了他人或违反了规则而产生的带有惭愧、不安、自责的内心情感体验。

Hoffman从道德内化的角度提出,内疚可能经过几个发展阶段:8-9个月开始,当儿童有目的的行动(如打人)使某人哭起来时,他们会产生移情忧伤,大概一年后,这种忧伤会表现为内疚感:4-5岁时,儿童开始建构对他人更复杂的表象,包括社会互惠性的要求。会对没有与其他儿童进行互惠而感到内疚。^[11]

(二)自我意识情绪与道德

自我意识情绪引导我们倾向道德行为,避免非道德行为,并控制我们的自我评价和行为。当个体内在的特定目标、期望或标准违背了社会的规则时,自我意识情绪就会提供反馈信息,社会规则的违背可能会导致内疚、羞耻等自我意识情绪的发生。^[12]

自我意识情绪对道德行为有着动机功能,尽管这些行为不一定总是发生,但是自我意识情绪可以让个体进入某种动机以及认知状态,增加了个体从事相关行为的倾向,协调着个体的人际关

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13]

自我意识情绪是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应属于社会情绪范畴,所以其存在价值是服务于个体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自我意识情绪,如羞耻、内疚,驱动着人们在成就领域和任务领域中努力地工作,使人们以一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社会适应的方式进行人际交往,从而与他人建立密切、良好的关系;同时自我意识情绪帮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得以生存,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被他人接受,这是人类能够生存和繁衍的关键。正因为自我意识情绪的存在,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个体能够拥有“自我”、“同一性”等。同时,自我意识情绪能帮助个体增强和保护这种同一性。^[14]

(三)自我意识情绪与心理健康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内疚对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有所帮助。内疚可被用于控制或影响他人,在群体中,我们难免需要处理一些包括有意或无意伤害他人的冲突性事件,如果当我们伤害他人并因此而感到内疚时,我们就会设法挽救,以求得到被伤害着的原谅。^[15]

此外,Ronald C. Johnson等人从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三个地区选取被试所取得的研究结果表明内疚与神经质不相关,与精神病成负相关;而羞耻与神经质成正相关,与精神病成负相关。相关研究表明,羞耻感与社交焦虑、抑郁等呈正相关。

三、自我意识情绪的跨文化差异性

(一)自我的跨文化研究

Tracy和Fischer等人认为自我意识情绪是来自于自我反省和自我评价中的情绪。Keltner研究表明自我意识情绪不仅指向自我本身,还应受到他人对自我评价的影响,当个体感到内疚、羞耻和自豪等情绪时,他们会评估现实或想象中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自我意识情绪应涉及自我管理和人际行为。^[16]

对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而言,自我代表的含义不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我意味着唯一,是区别于自我和他人的一种途径;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我更多地与集体成员、朋友和家庭联系在一起。

东西方存在文化差异,杨国枢将西方个人主

义的自我定义为个人取向自我,即自我主要是有个人所珍视的内在属性所组成的,其核心是真实的自我,包含了人类共有的及独特的内在生理和心理的能力、潜能及倾向,这样的自我是一种高度个体化的自我。^[17]钱铭怡等人研究表明:羞耻感在不同文化中,其重要性有所差异。在西方的独立型自我建构的文化下,人们更多从自我的角度去体验情感并以此指导其行为,他人对这些过程的影响很少。在这样的文化下,感到羞耻意味着个体没有能力应对外界环境的压力,因此个体总是竭力压抑和否认自己的羞耻体验,甚至羞耻本身也被看作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18]

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中的自我应属于社会取向的自我,它包括关系取向自我、家族取向自我和他人取向自我。^[19]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会因为朋友或家人的行为而感到羞耻或自豪,而不仅仅只是由于他自己的行为。Deborah Stipek以中美大学生为被试对这一假说进行了验证。^[20]

(二) 羞耻感的跨文化研究

文化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在其著作《菊花与刀》中曾指出,美国文化属于罪感文化,而日本文化则是一种耻感文化。^[21]在以独立型自我为主导的个人主义文化国家中,羞耻通常被看做是一种消极的负性情,且与愤怒等一些防御性反应相联系,这是由于在西方,独立的意识是被尊重的,在他人面前表现羞耻被理解为是无能的。但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互相依赖是被认可的,在他人面前表现出羞耻体验被视为是勇敢的并且是积极的。

Tracy 和Robins认为内部的、全面和稳定的归因会产生羞耻感,然而Mesquita Karasawa的研究表明:在东亚文化中Tracy的归因类型不是产生羞耻感所必需的,在这种文化中,羞耻感的产生是因为个人感觉到了他人对自己的负性评价,与负性评价原因无关。^[22]Walbott 和Scherer研究表明:与个人主义文化相比较而言,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羞耻感是一种相当剧烈的、短暂的情感体验,而且对自尊和社交关系有较小的影响。这种不同可能是由不同的应对羞耻模式所引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或许能够更有建设性的去应对羞耻感,将羞耻感作为修补社会关系的积极

自我意识情绪。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当人际关系破坏时,他们可能采取的可能是防御性反应。他们认为,相比于为羞耻承担责任而言,通过回避他人或转而去责备他人来缓解羞耻感更容易。^[23]

四、结论及展望

自我意识情绪尽管是在最近20年才进入研究者的视线,但这一领域很快便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兴趣,并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其中尤其是针对内疚及羞耻之间的差异已有相当成熟的研究结论,并且意识到其文化差异。近几年,其他自我意识情绪如尴尬、自豪等的相关研究也有所进展。自我意识情绪作为道德情绪的研究领域相对薄弱,然而道德情绪对于道德发展之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需进一步探究自我意识情绪与道德认知、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

随着跨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兴起,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了文化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它影响着个体心理的各个层面。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自我意识情绪的发展更加离不开文化背景。国内外学者对自我意识情绪的跨文化研究虽然都有所涉及,然而研究并不是十分深入,更确切的说,我们现在所涉及的研究都是站在西方文化视角,国内学者做研究所依赖的也都是来自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这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我国本身就是多民族国家,尽管随着文化现代化的推进,文化已有呈现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趋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到历史的、人文的和自然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各民族在诸多方面的差异仍然存在,这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因此,民族差异是我们研究自我意识情绪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 [1] FRIJDA N H, MESQUITA B. The social roles and functions of emotions[M]// S Kitayam, H R Markus, Eds., Emotion and culture: Empirical studies of mutual influence,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51-88.
- [2] 周详, 杨治良, 郝雁丽. 理性学习的局限:自我意识情绪理论对道德养成的启示[J]. 道德与文明, 2007(3): 57-60.
- [3] EISENBERG 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0, 51: 665-697.

- [4] LEWIS M. The self in self-conscious emotions[J].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97, 818: 118-142.
- [5] TANGNEY J P, DEARING R L. Shame and guilt [M]. New York: Guilford, 2002: 365-381.
- [6] LEWIS M, ALESSANDRI S M, Sullivan, M W. Differences in shame and pride as a function of children's gender and task difficulty[J]. *Child Development*, 1992 (63): 630-638.
- [7] ALAN SCHOERE. Affect regula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self: The neurobiolog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1996, 35 (11): 1561-1562.
- [8] JUNE PRICE, TANGNEY, PATRICIA E. WANGER, et al. Relation of Shame and Guilt to Constructive Versus Destructive Responses to Anger Across the Lifespa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0 (4): 797-809.
- [9] MASCOLO MFFK. The co-development of self and socio-moral emotions during the Toddler Years[M]. *Transitions in early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The toddler year*. New York: Guilford, 2006: 1-46.
- [10] 王蓓, 乔建中. 霍夫曼虚拟内疚理论述评[J]. *心理学探新*, 2003, 23 (3): 25-28.
- [11] 韩玺英. 中学生自我意识情绪理解能力及相关因素研究[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5-6.
- [12] JESSICA L TRACY, R W R. Keeping the self in self-conscious emotions Further arguments for a theoretical model[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4, 15 (2): 171-177.
- [13] 冯晓航, 张向葵. 自我意识情绪人类高级情绪[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 (6): 878-884.
- [14] 俞国良, 赵军燕. 自我意识情绪-聚焦于自我的自我意识情绪研究(1)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9 (2): 116-120.
- [15] PALLANTI S, QUERCIOLO L. Shame and psychopathology [J]. *CNS Spectra*, 2000, 5 (8): 28-43.
- [16] LEARY M R.. Motivation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the self[J]. *Annu Rev Psychol*, 2007 (8): 317-344.
- [17] 杨国枢, 陆洛. 中国人的自我: 心理学的分析[M]//陆洛, 杨国枢. 当代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双文化自我: 其现身、组成与变迁.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181-185.
- [18] 钟杰, 李波, 钱铭怡. 自尊在大学生人格、羞耻感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型中的作用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2 (4): 241-245.
- [19] JAMES W KALAT, MICHELLE N. SHIOTA. 情绪[M]. 周仁来,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63-64.
- [20] LI JWLF.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shame concepts [J].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04 (18): 767-797.
- [21] BENEDICT R.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6: 1.
- [22] MESQUITA B, FRIJDA N H. Cultural variations in emotions: A review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2, 112: 179-204.
- [23] WALLBOTT H G, SCHERER K R. Cultural determinants in experiencing shame and guilt[M]//J P Tangney, K W Fischer Eds.,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 psychology of shame, guilt, embarrassment, and pride*. 1995: 465-487.
- [24] KITAYAMA S, MARKUS H R, MATSUMOTO H. Culture, self and emotion: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self-conscious" emotions[M]//J P Tangney, K W Fischer, Eds.,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 psychology of shame, guilt, embarrassment, and pride*, 1995: 439-464.

On the Cross-culture Study on Self-conscious Emotions: Guilt and Shame

YANG Ling, LI Lei, YUAN Yan

(Educational Colleg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Self-conscious emotions (SCE) are typical of sociality that determine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culture on the emotions like guilt and sha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by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rs. We discuss their studies to indicate the consistency in the areas of the inducement of guilt and shame, effects and correlations with mental health while demonstrating the inconsistency arising from cultural factors. The paper thus put forward correspondent views on the shortcomings of cross-cultural study on self-conscious emotions.

Key words: self-conscious emotions; cross-culture; consistency; otherness

(责任编辑 周 密)